

第一百零九章 乙四房的強盜

書名：《慶餘年》 作者：貓膩 字體：+大中小-

並沒有等太久，江南總督薛清也趕了過來，而一直磨蹭在後院的禦史郭錚也終於走到了前廳。到此時，主持及監核內庫開標一事的四方大員終於齊集一地。郭錚如今早已不是京中風光的都察院左都禦史，但巡察各路，還是有一定的權力，他與範閑舊怨未除，所以見面時難免尷尬，四位大員互相行禮之時，總覺得範閑那平靜冷漠的眼光裏藏著幾絲凶險。

今日這四位大員之中，從京裏來的黃公公自然代表宮裏，江南總督薛清代表朝官係統，禦史大夫郭錚代表言官係統，而範閑...代表的勢力卻有些多，比如內庫轉運司，比如監察院，甚至也包括太常寺這個管理皇族的機構。

當然，大家都是代表朝廷，代表陛下。

範閑坐在第二張椅子上，微笑與薛清說著話，卻將今天的情形看的清清楚楚，盯著此事的人太多，不論是誰，不論是哪個勢力，都很難一力完成台麵下的交易，曆史形成的內庫開標程序，極為有效地保證了公平。

至少是表麵上的公平，隻要商人有錢，都可以來爭一爭內庫十六出項的代銷權。

他是如此想的，其他的三個人也是如此想的，黃公公與郭錚互視一眼，雖然隱有不安，但在他們看來，範閑當著眾人的麵，總是不可能玩出什麼花招來，他們要保證的，隻是明家依然能夠獲得如往年一樣的份額就好。

公公與禦史，本來在曆史上是水火不相融地兩個階層。但今天卻極為默契的站在了同一個陣營之中，隻是這二人並不了解許多隱情，也沒有對最後入內庫門的那位夏棲飛夏大當家投以足夠的重視。

薛清不同，這位江南總督抱著看戲的心態，滿臉祥和地注視著台下的巨商與身邊的人們，看戲不怕台高，總比演戲地人要輕鬆一些。

一方戲台數人唱。

...

內庫大宅院的厚門緩緩重新關上。門外的兵士與監察院官吏拉起了嚴密的防守。往年內庫招標，一般一天的時間就結束了，不過朝廷的規矩，其實允許各戶商家用兩天的時間來喊價。

轟的一聲巨響。

範閑笑著捂著耳朵，看著宅院之外那枝衝天而起的春雷。

春雷直衝天穹，在淺雲之下炸開，聲音清亮明脆，遠遠傳到了地麵上，令無數人心神為之一震。

蘇州城中昨夜辛苦的青樓姑娘們被這道雷聲驚醒，罵了幾句髒話。又鑽進棉被裏沉沉睡去。正在街上向父母討大錢要買糖人兒吃地孩子，以為是老天爺說自己不乖，打雷罰自己，嚇的哇哇哭了起來。後院裏正翹著腿對老樹根撒尿的那條黑狗，被這雷驚的渾身一哆嗦，前肢俯地，將狗頭埋進毛茸茸的包裹之中，學起了鴛鴦。

人類的反應本就各不相通，這聲春雷落在有些人的耳中，卻是另外的意思。不論是在蘇州城北城碼頭上聚集待命的各家師爺掌櫃。還是茶樓裏議論今日開標一事的蘇城居民，眾人翹首望向了南城方向，望著那個看不見地宅院，知道內庫招標已經開始了。

慶曆六年新春的內庫開標。其實一開始就進行的格外不順利。

首先由內庫轉運司對去年各商號的盈餘虧損情況進行了一下匯總，當中自然不乏勉勵之辭，而負責演講地轉運司副使馬楷最後更是嚴厲無比地通報了朝廷對於崔家的查處情況，這是警告階下的那些商人們，不要以為朝廷沒有看著你們。

這都是往日規矩，沒有人在意，但當馬楷說道今日招標的具體事項時，宅院就炸了鍋。那些商人們紛紛站出來表

示反對，就連坐在正堂裏的四位大員都開始爭執了起來。

因為轉運司突然決定，將原來的十六項細分成三十四個小項，並且今年不再進行捆綁式招標。

這個變化看似不大，但對於下麵這些商人來說，卻是根本無法接受的事情！

原因很簡單，每逢招標之前的三個月。這些江南地巨商們早已私下進行了串連，擬好了彼此之間的界限與分野，井水不犯河水，以免彼此間傷了和氣，更因為抬價傷了財氣。比如嶺南熊家今年必爭的，便是酒水類北向的一標，而泉州孫家，則是要拿瓷貨的海外行銷權。

今天如果依著轉運司地意思，將**項分成了三十四小項，雖然從表麵上看，大家還是可以各持底線，但是預料中本該歸明家得的八大項，分兩次捆綁招標，全部被細化之後，誰能知道會不會有哪家商人忽然紅了眼，想搶些明家地份額？畢竟不再捆綁之後，那些最賺錢的進項，似乎所需要的銀子，也並不是太多了。

而一旦有人對明家的份額動心，明家怎麼辦？肯定回頭就要搶別人的份額，這是商人們逐利的天性所決定的，隻怕今天內庫開門招標會亂的一踏糊塗。

這些江南商人們...如今最怕的就是亂，明家已經說好了原屬崔家的份額他們不插手，這些商人們今天已經可以多吃好幾碗肥肉，當然不希望有人打亂自己的計劃。

在他們看來，欽差大人之所以會有這樣一個變動，目的其實很簡單，一是想讓大家夥在亂中殺紅了眼，把價錢抬起來，二來就是想細分進項之後，攤薄每項所需要的定銀，讓...最後進院的夏棲飛也能分一杯羹！

這些奸滑的商人們已經察覺到，一直沉默的乙四號房，乃是欽差大人屬意的代言人。

隻是你欽差大人想掙錢。咱們都能理解，可是你不能用這種看似公允，實則惡毒地法子！

...

「範大人，此議不妥吧。」黃公公被範閑削了一通臉後，竟是依然表現的足夠沉穩，肥臉上擠出笑咪咪的神情，說道：「往年規矩。十六項就是十六項，怎麼忽然要細劃？這事兒總得京裏拿主意才是。」

範閑皺了皺眉，說了幾句，又回頭與薛清低聲說道：「總督大人，

劃成細項，不再捆綁，其實想的隻是能讓更多的人有資格入場...這事兒，對於朝廷總是有好處的。」

薛清沉吟少許，麵現為難之色，說道：「話雖如此。隻是此事非同小可，我看範大人還是稟明朝廷，交宮中議後，明年再緩緩推行不遲。」

見薛清也表示反對，範閑心裏有些不愉快，看著堂下鬧的亂哄哄地商人們，腦中閃過一絲憐恨之意，其實之所以今天要準備分項，根本不是這些商人所以為的理由。

的確，他是想試探一下。有沒有可能，從明家的那捆綁在一處的八個大項裏麵，挖出最掙錢的那兩項給夏棲飛。但真正重要的理由，其實倒是為這些商人們著想。

這些商人們此時心裏總想著。崔家留下來的六項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所以不會與明家去爭...可是呆會兒夏棲飛肯定要把崔家的那六項全部吞進肚子裏去，這些商人們隻有去吃那可憐地兩項。事前有情報過來，嶺南熊家與泉州孫家這次都準備了一大筆銀子，磨刀霍霍地準備接受崔家的線路，呆會兒一旦竹籃打水一場空，這些商人們可是要吃大虧的。

由於崔家的倒閉，今天來內庫開標的商人比往年硬是多出了三倍。範閑本意是想這些商人們也有口飯吃，所以才會有細分這個提議，沒料到竟是沒有人領情雖然明白是因為這些商人並不知道呆會兒的情勢發展，才會如此強硬的提出反對，可範閑依然難抑心頭呂洞賓的憋屈感覺。

又與身邊的黃公公、郭錚爭了兩句，解釋了一陣。發現商人們依然堅持依往年慣例辦理，而其他的這三位大員，也是死扣著規矩二字，不敢鬆口，範閑終於決定放棄了，所謂以退為進，有時候就是這種道理。

副使馬楷為難地回頭看了範閑一眼，範閑揮揮手，示意罷了此議。

商人們大喜過望，紛紛長躬於身，言道欽差大人英明。範閑冷眼看著這些商人，忍不住搖了搖頭，心想呆會兒你們別哭就好。

薛清坐在他地旁邊，微笑捋須無語，其實目光卻注視著離正堂最近的那間房，以及最遠的那間房，先前場中一片吵鬧，最平靜的，就是那兩間房。他知道夏樓飛是範閑地人，隻是不知道範閑從哪裏準備的銀子，以及明家究竟準備如何應對

招標進行沒有多久，已經有商人開始後悔，而嶺南熊家的當家主人，成為了第一個險些哭出來的可憐家夥。

內庫轉運司的官員站在高高的台階上唱禮，然後各房開始出價，出價自然不能像在青樓裏標姑娘一樣喊將出來五十兩！一百兩！朝廷做事，總要有些規矩，所以有意某一標，比如棉紗北路的商家會在官員唱禮之後，通過核計去年的利潤以及今年地走勢，由自己帶的老掌櫃進行細致的計算，然後在紙上寫下一個準確的數目，封入牛皮紙袋之中，由階下應著的轉運司官員交到正堂左手邊地花廳之中。

商家叫價一共有三次機會，而且開的是明標，所以如果第一次有人喊地價超過了自己，這些商家們還有機會再行加價，最後以第三次為準，很簡單的中標原則價高者得。然後中標的商家則要在第一時間內，或欣喜萬分，或心痛肚兒痛地取出高達四成的定銀，交到花廳之中花廳之中是轉運司的會計人員，還有由京都戶部調來的算帳老官，他們負責比對各商家擬上來的數目，以及對最後中標商家交上來的銀票進行查驗。已經很多年沒有商家傻乎乎地抬著十幾箱銀子來開標了...

從這個層面上講，內庫招標其實和在青樓裏標紅倌人也沒有太大差別，隻不過內庫這位姑娘有些偏貴而已。不論是商家還是那些忙碌著地官員們，對於這種場景都不陌生。

此時宅院之中，官員們忙碌地四處穿行著，手裏拿著各家交上來的信封，監察院的官員們警惕地注視著一切。防止本來就很難發生的舞弊事宜。

這時候開的是酒水類北向的標書，已經是第三次喊價了。

嶺南熊家今天來的人是如今當家地熊百齡，他抹著自己額頭的冷汗，看著前兩次對方的報價，麵部的肌肉抽搐著，有些欲哭無淚的感覺。嶺南熊家向來在慶國南方行商，由於地域與機遇的問題，一直沒有機會將觸腳伸展到北方，所以生意的局麵極難打開，而今年由於崔家倒台。給了這些商人們奪取北方行銷權的機會，所以熊百齡對於這一標是誌在必得，先前反對範閑細分項目最起勁兒的也是他。

...可是，這時候他開始後悔了，明明自己已經讓族中準備了足夠充分的銀子，可是居然前兩次叫價居然被人硬生生地壓住了！

熊百齡雙眼泛紅，急火攻心，如果這一標拿不下來，不是今年要少掙多少錢地問題，而是家族繞過明家這座大山。向北方進軍的腳步，卻要被迫放慢下來，所以他對於那個不守規矩，敢於和自己搶標的人。真是恨到了骨頭裏，但在恨意之外，也有無數警懼，因為他知道那人有欽差大人當靠山，可問題是...對方哪裏來的這麼多錢？

「乙四！」他恨恨看著最後方那個安靜的屋子，乙四號房裏的夏樓飛一行一直極為安靜，可是搶起標來，卻是十分心狠手辣。最關鍵是的，對方不知道有什麼高人助陣，竟是將酒水行北權一年的利潤算的如此清晰，而且對自己家族的底線也估地十分清楚，前兩次叫價。每次叫價都恰好壓了自己一頭。

熊百齡心中無由生出一股挫敗的情緒，難道世代經商的自己還不如一個強盜頭子？

身旁的老掌櫃滿臉喪敗之色。提醒道：「老爺，不能再加了，再加...可就沒什麼賺地了。」

熊百齡想了一會兒，眼中厲色大作，熊家靠這一標掙錢是小事，打開商路才是大事，他決定和乙四房的強盜拚了。

「直接報這個價。」熊百齡比劃了一個手勢，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咬牙說道：「當強盜的不心疼搶來的銀子...可也沒必要賠著本和我搶生意。」

這個時候院落裏已經安靜了下來，第三次叫價，已經沒有別的人再參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嶺南熊家與乙四號房裏。

黃公公與郭錚雖然心有疑慮，看了範閑一眼，但仍然沒有生起足夠的重視，因為這畢竟隻是一個小項，也許隻是範閑想撈些油水，隻要不傷到明家，傷到自己這些人地利益就好。

兩名官員分別從這兩個房間取出兩封牛皮紙袋，沉默著入了花廳。

所有人都緊張地等待著結果，雖然這一標並不是十六項中最大最掙錢的一標，但是院中的人們這個時候已經開始

感覺到了乙四房的古怪，所以大家都想知道，這個乙四房究竟是來搶標，還是欽差大人用來作托抬價的。

...

「乙四房，夏家，三十七萬兩，得...」

負責唱禮地轉運司官員，站在石階上麵無表情地唱出了結果，唱的極為動聽，甚至最後一個得字飄飄搖搖，唱出了幾分戲台上地味道。

院落裏一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安靜之中，片刻後，人們似乎才從這種震驚裏清醒過來，發出震天介的驚呼聲。

三十七萬兩！隻是往北方賣酒水...如果按照往年來算，這肯定是要虧本的價錢，嶺南熊家報的是三十萬兩，這已經是在砸鍋賣鐵地爭標了，沒想到，居然還是輸了給乙四房！

不過如此一來，眾商家們也清楚了一個事實。乙四房的夏棲飛，絕對不是欽差大人用來抬價的托兒，而是實實在在要與自己這些人爭生意了。

一時間，眾人不知是該喜，還是該悲。

便在此時，嶺南熊家地房間中傳來一聲悶響，似乎是什麼重物從椅上摔到了地上。

眾人心有餘悸地注視著那個房間。

熊家的主人熊百齡從地上爬了起來。很辛苦地拿著一杯冷茶灌進了自己的肚子裏，氣喘籲籲說道：「個爛仔...
***，居然標三十七萬兩，這強盜就是強盜，做起生意來還是這麼匪氣十足，算你們狠。」

範閑坐在堂中的太師椅上，微微低頭，心裏倒是有些不樂意這個價格，這個價格確實太高了，本來前兩次叫價。夏棲飛那邊叫的極為漂亮，恰恰壓過熊家一頭，這最後的一口價，卻是生生多花了七萬兩銀子。

自己再有錢，也禁不住這麼花啊他在心裏歎息著，但也清楚叫價這個事情肯定不是夏棲飛做地主，自己在乙四房裏放了幾位老奸巨滑的戶部堂官，是他暗中向京都父親那邊討過來的好手，隻是看來那些戶部堂官還是高估了嶺南熊家的決心

不一時，乙四房中就已經取出了一個錦盒。交由花廳審驗，確實是足足的十五萬兩銀票，由太平錢莊開出，印鑒無偽。老叟無欺。

這個時候，所有的人都知道，安靜的乙四房中坐著的乃是位強盜中的商人，商人中的土匪，搶起標來是半分不給情麵，隻會血腥無比地拿銀子砸人，而且，對方確實有這麼多銀子。

隻是不知道乙四房地強盜...還準備搶多少標。

接下來的局勢發展。讓除了明家之外的所有人都絕望了，江南水寨大頭領夏棲飛同學，完美地發揚了強盜的風格，以銀票為刀，以絕妙的叫價為拳。硬生生地在眾商人環峙之中殺出了一條血路。石階上官員唱禮聲聲之中，錦盒不停往花廳裏遞著。人們似乎看到了無數張美麗至極的銀票在空中飛舞，而夏棲飛則拿著一把大刀，**蕩無比地叫囂著：「誰比我有錢？」

兩個時辰過去，除了漏了一個不是太重要的小標之外，夏棲飛竟是連奪四標，這其中還包括了原屬崔家北方線路的三標，不止殺得熊百齡跌坐於地，也殺的泉州孫家麵色慘白，其餘的那些商家更是魂飛膽喪，心想自己今天來感情不是來奪標，而是來看強盜殺人地。

直到這個時候，商家們才有些後悔，沒有接受範閑最開始的提議，如果分拆開來，後麵的還有十個大項，就算明家虎視眈眈，自己也有機會吃些進嘴。

寧肯和明家撕破臉爭，也別和乙四房裏的強盜對上，這是江南商人們今天最大地感觸。

範閑滿臉平靜坐在太師椅上，與薛清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話，其實心裏卻在嫉恨著夏棲飛，心想這種拿銀子砸人的可愛遊戲，怎麼就輪不到自己粉墨登場，卻好死了你。

黃公公與郭錚已經從前一刻的震驚裏擺脫了出來，似笑非笑地互視一眼，心裏想的事情相當一致，你範閑...的這些銀子是從哪裏來的？隻怕京都那位戶部尚書身上可不會幹淨。

第五標開始了，這是原屬於崔家的行北玻璃製品。

乙四房地房門又被推開，又一封牛皮紙袋遞了出來。

這時候，已經沒有商人願意陪這個強盜玩，所以都安靜著，隻希望強盜能早些吃飽。

而就在此時，一直安靜異常的甲一號房門卻被推開，明家...不知為何，提前出了手！

...

「不求中標，但要拖時間，至少拖到今天結束。」明青達閉著雙眼養神，對身邊的兒子說道：「對方聲勢已成，我們要小心一些，給自己留足一晚上的應對時間。」

明蘭石默然，知道父親也開始擔憂乙四房那似乎深不見底的銀子數量，準備晚上再行籌措。

明青達沒有睜開雙眼，心裏卻在想著那名乙四房中地強盜，為什麼會讓自己如此的不安？那個叫夏棲飛地，為什麼看著有些眼熟？

[上一章](#)[回目錄](#)[下一章](#)